

长篇小说选刊

21世纪
新经典文库

装台

陈彦——著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装台

陈彦 / 著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装台 / 陈彦著. — 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7.7

(21世纪新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5455-2775-9

I. ①装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88334号

装台

出品人 杨 政
著 者 陈 彦
责任编辑 陈文龙 沈海霞
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
电脑制作 思想工社
责任印制 葛红梅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

电子邮箱 tiandicbs@vip.163.com
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 145mm×210mm 1/32
印 张 14.25
字 数 382千字
定 价 39.8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2775-9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装

台



这几天给话剧团装台，忙得两头儿不见天，但顺子还是叼空，把第三个老婆娶回来了。

顺子也实在不想娶这个老婆，可神使鬼差的，好像不娶都不行了，他也就自己从风水书上，翻看了日子，没带一个人，打辆出租车，就去把人接回来了。

接回老婆那天，大女儿菊花指桑骂槐地在楼上骂了半天，还把一盆黄澄澄的秋菊盆景，故意从楼口踢翻，一个倒栽葱下来，连盆带花，四分五裂地解体在小小的天井院中，吓得正发眯瞪的断腿狗，一骨碌爬起来，汪汪叫着，跑回房里，去寻找自己唯一的保护伞顺子去了。

那阵儿，顺子的第三任老婆蔡素芬，正蹲在院子角落的厕所里小解，一个迸碎的陶片，噌地穿过半截布帘飞进来，擦过她的小腿，差点没击中要害处，吓得她急忙撸起裤子，拔腿跑出来，顺着墙根儿溜回了房里。

断腿狗正颤巍巍地把屁股塞在顺子腿弯下，头向外汪汪叫着，那条断腿，轻轻踮在地上，还惶悚得一抽一抽的，蔡素芬就失脚慌忙跑回来，看看顺子，想他能有个硬扎态度。谁知顺子嘴里只叨咕了一句：“惯得实在没样子了，狗东西！”就再没下话了。

菊花已经骂半天了，蔡素芬一直希望顺子能管管，可顺子就是生闷气，最多也就嘟哝一句：“啥东西！”连门都没敢出，还别说上楼管人了。蔡素芬也不好明说，毕竟这婚姻，是自己找上门来的，顺子一直都在来回着，最终能把自己接回来，也算是顺子硬了头皮，下了狠心的，太不容易。可没想到，刁菊花有这么厉害，她才回来第一天，就觉

得这日子，是没法往下过了。

蔡素芬用被子捂住头哭了起来，顺子就偎到床边哄，手里剥了根香蕉，硬要朝蔡素芬嘴里塞，还被蔡素芬抬手打掉了半截，他急忙从枕头上捡起来，塞在了自己嘴里。

顺子嘴笨，过来过去就那几句话：“女儿迟早是要嫁的，你跟我过，又不跟她过，怕啥？家家经都难念，忍忍就过去了。”

这话还算管用，蔡素芬渐渐不哭了，只用枕巾，盖着哭红的眼睛和大半个脸，留着嘴和鼻子，在外面呼呼地出气。顺子就又把香蕉剥了一根，在蔡素芬嘴边慢慢揉磨着，蔡素芬突然张大嘴，美美地咬了一口，连香蕉带顺子的大拇指，一起咬了进去，顺子哎哟一声，蔡素芬就顺势把他腕拢到了床上。

虽然才是晚上九点多，顺子就灭了灯。

断腿狗看到顺子和那个女人在床上翻动，又早早没了灯，就有些着急，对着床汪汪叫个不停，顺子骂：“没良心的东西，见不得别人锅里米汤起皮，难道也见不得我米汤锅里沁点油花花。”把蔡素芬惹笑了，扑哧扑哧的，如放了气一般的绵软无力。

正在他们享乐着人的那点要命的快活时，菊花已经下楼来了，她先是上了趟厕所，然后又在水龙头接水，故意把水开得很大，冲得满池子噼啪噼啪地响，像是老天在行风暴走。顺子和蔡素芬吓得大气都不敢出，就那样定格在一个姿势上，静静等待着。谁知菊花就在快要上楼的一刹那间，又撂出一句狠话来，像是一支毒箭，直接穿过窗户，射在了他们的心窝里：

“尾巴一揭，只要是母的，都能领上床，哼，贱种！骚货！”

顺子这回是真的忍无可忍了，他猛地翻起来，就要发飙。

蔡素芬却一把搂住他的腰，把脸紧紧贴在他的后背上说：“忍忍吧，忍忍就过去了。”

顺子觉得这回是严重伤害了自己做父亲的自尊，这个没良心的东

西，我是咋样把你拉扯大的，你就敢说亲生父亲这样的坏话，今天无论如何，是得给她点颜色看看了。

可蔡素芬咋都没让他下床。蔡素芬就那样死死把他腰搂着，直到他唉声叹气的，又慢慢把身子溜了下去。

可这晚上，顺子也再耍不起做男人的威风了。

断腿狗看床上再没啥动静，也就舔了舔那条断腿，早早安寝了。

大概是睡到半夜时分，素芬突然说浑身痒痒，问：“是不是家里有虱子？”

顺子迷迷糊糊地说：“瞎说，早都没见过那玩意儿了，先前的。”

“哎哎哎，都爬到我身上了，还说没有。”

顺子就开了灯，一看，是蚂蚁，还不是一个两个，越找越多，个头都一般大小，是跟猪鬃差不多粗细的那种小黑蚁。这些家伙，单个行走，几乎不容易发现，一旦集体行动起来，就是一种牵连不断线的浩荡大军。

顺子顺着蚂蚁行走的方向一看，说：“是蚂蚁搬家。咱这村子，蚂蚁多，不稀奇，小时我们经常看见蚂蚁搬家哩。”他看蚂蚁都是从房门底下钻进来的，就打开门一看，果然，月光下，一支黑色大军，正以五寸宽的条形队列，从他家院墙东头翻进来，经过七弯八折，最后消失在了西墙脚的一个窄洞里。这些小家伙，多数都用两个前螯，托举着自己身体笨重得多的东西，往前跑着。而跑进卧房的这些，估计都是出来找东西，或者是开小差跑散了的。素芬问咋办，顺子说：“它搬它的家，咱睡咱的觉，估计天亮就搬完了。”顺子说着，把床上的被子拿起来抖了抖，素芬就用脚，把跌在地上的蚂蚁朝死里踩。顺子急忙制止说：“别踩！”他用扫帚把那些蚂蚁都扫进灰斗里，然后拿到蚂蚁队伍前，轻轻倒了进去。

素芬就笑了，说：“你是吃斋念佛的呀？”

“唉！都可怜，还不都是为了一口吃的，在世上奔命哩。”

早上起来，那浩浩荡荡的队伍，果然不见了踪影，只有它们行进的路线上，丢下了不少米粒、虫卵和其他小动物的尸首。当然，也有些散兵游勇，在四处奔走着，形不成阵仗的小东西们，就免不了，要被人有意无意地踩在脚下了。连顺子自己一脚下去，也踩死了好几只。

素芬就在后边说：“你也把蚂蚁踩死了。”

顺子说：“唉，那就是它们的命了。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二

顺子新婚，只在家耽误了一天一晚上，就赶到舞台上去了。十几个伙计早都来了，不过都袖笼着双手，散落在后台门口扯咸淡。大吊正说顺子今天肯定爬不起来了，让那个蔡素芬抽干了，顺子就蔫蔫歪歪地走过来了。虽然平常顺子就是这副神气，扁扁脑袋还有点偏，走路两腿总是撑不直，往前移动着的，像是两截走了气的老汽车内胎，但今天这两截内胎好像格外缺气似的，越发地拖拉着，就把大家都惹笑了。

猴子先蹦了句怪话：“完了完了，顺子好像连蛋都让人夹碎了。”

连年龄最小的墩子，也眯缝着小眼睛说：“顺子哥都过五十的人了，还娶个三房，真格是不要命了。”

“你懂个萝卜，人家过去有钱人，老了老了还娶几房，图的就是养生哩。顺子他太爷就娶过好几房呢，这家伙是学他太爷哩。”大吊话还没说完，顺子就已经走到跟前了。

“狗贼都说我啥坏话呢？”顺子问。

“说你金刚钻硬，能揽瓷器活儿。”大吊说。

大家又哄地笑了。

一直趴在一个道具“龙椅”上的猴子说：“说你肾功能好，能啜哩，都过三房了。不过双腿也都快软成棉花套子了。”

顺子照猴子沟门子踢了一脚：“我就知道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你没看都啥时候了，非等着我来才装呀。一早瞿团长就来电话了，说今晚台必须装起，人家明天有重要接待演出呢。”

“尽弄这急煞火的事，尿的，前天昨天，连着两天两夜给话剧团装台，今晚再给秦腔团装一夜，几天都没睡过囫囵觉了，还不把人挣失塌了。”

“猴子，你甭扰乱军心，咱就吃的这碗装台饭，不想熬夜了你喝风把屁去。都少撂干话，快上台。”顺子说着先进后台了。

猴子在后边还嘟哝说：“那中午给大家一人加个鸡腿吧。”

顺子说：“我还给你加个鸡巴要不要。”然后就吩咐了起来，“墩子，你几个吊软硬片景。大吊，你四个还装灯，瞿团长说了，要按去北京调演的灯位装，六十四台电脑灯，一百二十个回光，一个都不能少。”

大吊说：“这么短的时间，肯定装不起来。”说着，大吊还把一个灯箱狠狠踢了一脚。

顺子回过头来，冲着大吊说：“装不起也得装，人家加了钱的。猴子，上去放吊杆。”说完，自己先驮起一个灯箱，往耳光槽走去。那灯箱至少也有百十斤重，他双腿明显有些打闪，但还是颤巍巍地驮到耳光槽里去了。大伙也就跟着嘟嘟囔囔地干了起来。

顺子是这十几号人的老板，但从来也没人叫过他什么老板。顺子有个口头禅：咱就是下苦的。谁能下苦，谁就跟咱干，下不了苦，就翘远。这世上七十二行里，还不包括装台，装台是新兴行业，如果能列进第七十三行，在顺子们看来，大概就算最苦的一行了。基本上没明没黑，人都活成鬼了，人家演出单位，基本都是白天上班排练，舞台就

得晚上装好。到了白天，你也闲不下，还得在一旁伺候着，那些导演们基本都是脏嘴，开口骂人就跟家常便饭一样，连女的都是那样一副德性，开口“操你妈”，闭口“我操你姥姥”，有时直接还给你个中指：“啧啧！”不过说的都是极其标准的普通话而已。好多装台的，不仅受不了苦，而且也受不了气，干着干着，就去寻了别的活路，唯有顺子坚持下来了，并且有了名声。现在，整个西京城，只要有装台拆台，给文艺团体装车卸车的活儿，全都找到他顺子头上了，别人想插手都插不进去。这样，自己身边就聚集了一堆吃饭的人。也有不少人建议，让他成立个文化公司什么的，他也到工商部门办了执照，但从来不让人喊他经理老板什么的，一喊，他就说是糟践他呢，他说他就是个下苦的。

顺子手下也没有中层这些架构，就是相对固定几个招呼人，分几个组，管管灯光，管管软硬片景，多数时候是老王打狗，一起上手。反正啥他都带头干，账也分在明处，人家剧团给多少钱，大伙心里，其实都明得跟镜一样，活儿都是靠他的名头揽下的，他多分几个，大家也都觉得是情理中的事。何况顺子也不贪，总说有闲大家挣，因此，跟着他的人，有好多也都是七八上十年的老人手了，他们把这一行干得精到的，连使一个眼色，都知道是要钳子还是要锤子，是上吊杆还是下吊杆。

瞿团长老说：“我看顺子这帮人手，个个都能评高级舞台技师了，比咱团里那帮不吃凉粉占板凳的人强多了。”

顺子害怕引起团里那些人的嫉恨，就赶忙圆场说，咱们就是下苦的，这点手艺，也还都是人家团上那些老师手把手教下的。反正啥事都只是下苦干，不抢人家任何人的风头。

瞿团长就常常笑着说：“你别看顺子，也算是天底下第一号滑头了。”

顺子也总是笑着回应：“下苦，咱就是个下苦的。”

他们刚吊了几片软景，灯光还都没运到位，瞿团长就来了。行话说：要恁气，领班戏。剧团领导多数就长了个挨骂的相，活脱脱一个受气包。但瞿团长这个人却有些例外，不仅在大面上没人敢胡来，就是背后，顺子他们也很少听到有人骂他的，最多说他“耳朵根子软”、“爷”多，“奶”多，“姨”多而已。所谓“爷”“奶”“姨”，就是那些难缠的男女主演，行里叫“角儿”。这些人物，不光是瞿团长缠不直，搁在哪个领戏班的人手上，也不好缠。瞿团长是个作曲家，团里好多戏都是他写的曲子，据说他对外写一本戏的曲子，能挣二三十万，但自他当了团长以后，就只给本团写，再没接过外面的活儿，并且也没拿过团里的稿酬，大家也由此对他有了一分敬意。

剧团人有个习惯，爱把所有领导职务后边的“长”字都简化掉，比如刘科长，叫刘科，南队长，叫南队，赵股长，叫赵股，瞿团长，自然就叫瞿团了。好像这样平等一些，大概是也亲切一些吧，顺子也就跟着这样叫了。

瞿团对艺术要求很严，虽然戴着眼镜，文文气气的，但有时急了也会骂娘。有一回，顺子就亲眼看见瞿团摔了正讲话的话筒，不过多数时候，还是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。顺子跟他已经打了多年交道了。

顺子记得第一次见瞿团，是在他刚上任的时候，有一次剧团要到南方演出，带的是《游西湖》和《周仁回府》，两个戏也都是演了多年的老戏，可就是因为演得多了，演“油汤”了，舞台灯光布景也极不讲究，南方演出公司来审看节目的人，反复要求团里要提高质量，害怕去演砸了。当时瞿团才上任，对团里情况两眼一抹黑，很多工作推不前去，有些人也故意等着看他的笑话。那天，顺子趁没人时，凑到了瞿团跟前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瞿团，这回我恐怕得去。”瞿团一头雾水地问：“你，干啥的？”顺子以为以他的知名度，瞿团是应该知道的，更何况这几天加工排练，他一直都在现场，并且故意在瞿团面前绕来绕去过很多次，没想到瞿团竟然不知道他，更别说懂得他的重要性了，这实

在让他有些失落。他就简单把自己情况介绍了一下，最后反复强调说：

“这么重要的演出，您瞿团又是新官上任，您看这团上的情况，都成一盘散沙了，牛拽马不拽的，见晚上演出都捅娄子，我不去，这台上台下谁给您盯着呀，只怕连个浑全台都装不起来哟。”瞿团当时很不以为然地也斜了他一眼说：“团上光舞美队就三十七号人，还需要你去盯着，该弄啥弄啥去。”直到那次演出回来，为装台拆台让瞿团费尽了心力，并且灯光布景出了好几次事故，观众连倒掌都鼓上来了，瞿团才搞明白团上舞美队里错综复杂的矛盾。不过也就从那次起，瞿团深深记住了他刁顺子。一来二去的，两人几乎成了好朋友。团上人都爱跟他开玩笑说：“顺子你是瞿团的红人。”他还是那句老话：“啥红人，咱就是个下苦的。”

瞿团一来就喊顺子：“哎，顺子，你们装快点噢，晚上灯光师就要进来对光，明天早上八点，演员乐队准时进场三结合。误了时间，可拿你是问哟。”

顺子从灯光楼里溜下来，弄得满身的灰尘，连头发都粘满了蜘蛛网。他拍拍灰手，把灰头土脸抹了一把后说：“瞿团，您也都看见了，弟兄们干得连放屁的时间都没有。”

“你就吹，放屁和干活有关系嘛。”

“嘿嘿，打个比方嘛。不过瞿团，今天这活儿真的有点重，你看噢，平常就装二十几台电脑灯，四十几个回光，有些还是现成的，这回全是从外地演出拉回来的，连上个螺丝的工夫都省不下。弟兄们都骂我呢，说跟我干活儿，算是皇上娘娘拾麦穗，就图混了心焦了。”

“啥意思嘛？”瞿团好像没听明白似的。

顺子笑着说：“嘿嘿，挣不下钱嘛。”

“你少来这一套噢顺子。”瞿团好像有些严肃了。

顺子就急忙改口说：“不敢，咱就是个下苦的，瞿团。我这×嘴也就是好嘟嘟。”

“我可听办公室讲，装这个台，是给你加了钱的。”瞿团又笑着说。

“加是加了，也就加了一千块，大家都骂我哩。”

瞿团当下就问：“哎，你们谁骂你顺子老板了？”

猴子急忙举手：“我骂了。”

墩子也举手说：“我也骂了。”

大家就笑了。

顺子说：“你看你看。难弄得很，都钻到钱眼里了，你还指望这一伙万货给你学雷锋哩。”

“我给你说顺子，明晚是公益演出，我们一分钱也不挣，大家的演出补贴，我还不知到哪儿要去呢。行了，办公室能给你加一千块，已经是破例了，你就知足吧。赶快干活儿。”说着，瞿团就要离开。

顺子又拿出了那种死缠软磨的劲儿说：“瞿团，你看大家都说您从不亏待下苦的，加钱不说了，那中午给大家盒饭里，一人加一个鸡腿成吗？您老亲自来一趟嘛，总得犒劳一下三军嘛。”

“你这个刁老板哪！不说了，中午一人加一个鸡腿，两个鸡翅，再外加一包奶。活要是干不好，顺子，我可让办公室在工钱里扣除噢。”

“您放心，瞿团，咱还得顾咱的脸哩。”

瞿团长走了。

墩子带头鼓了几下掌说：“哥，哥，晚上你还这样说，让他加个肉夹馍，再一人加瓶啤酒。”

顺子：“再给你沟子夹个萝卜。”

正说笑着，顺子的手机响了，是蔡素芬打来的。蔡素芬不说话，只在里面号啕大哭。任他再说忙，那边都不回音，并且越发哭得厉害了。顺子想，素芬可能是跟女儿刁菊花干上了。无论如何他都得回去看看。他跟大吊交代了几句，就急忙出了后台。

三

装台的地方离顺子家不远，蹬着三轮回去，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。这条街叫尚艺路，省上和市上有不少文艺团体都集中在这条路上。要不然，顺子也不会终生选择了装台这职业。

顺子家还算是尚艺路的老门户。据说上世纪五十年代，这里还是枪毙人的地方，到处都是没人认领的乱葬坟。一些文艺团体从延安军转下来，就圈了成片的地，盖了成片的房子，慢慢就形成了尚艺路这条街道。而顺子的爷爷，原来是在城墙里面住的高门大户，西京解放的时候，他太爷因为窝藏国民党的要员，被镇压了，据说也枪毙在这块乱葬坟里，当时也没人敢收尸，家产也让没收了，他们就从城里出来，在这里做了菜农。顺子爷爷是个精明的生意人，就倒腾瓜果蔬菜，还是把家倒腾发了，死时给儿子留下了好几万块钱，不过不是存在银行里，而是悄悄用油布包了，塞在尿桶底的夹层里，才没被人发现。但自己却一直活得跟“吊颈鬼”一样的寒酸。改革开放初，尚艺路第一个盖起小洋楼的人，就是顺子他爹。顺子他爹有三个儿子，顺子是老幺。那栋小洋楼在顺子爹还没死的时候，就让顺子他大哥、二哥败葬完了。大哥赌博，二哥抽大烟，房完了，二哥福子也被大烟抽死了。但大哥刁大军一直还在赌，赌就是他的职业，整整赌了三十多年，在这个行当里，真正是门门清，门门精，可再精明还是把家败完了，连老婆都被人拐走了。那段时间，刁大军称之为他的“革命低潮时期”，他一直租住在一个连路灯都没有的破筒子楼里，十天半月能回去睡半晚上，其余时间基本都战斗在西京城各个场子上，据说，中途还被讨债的拉到长安县活埋了一次。可十年前，刁大军的“革命高潮时期”终于来临了，

也不知咋的，手就红得闭起眼睛都揭“炸弹”，几乎场场赌，场场赢，以至于都没人敢跟他一起玩了。再后来，他就去了澳门，当“职业赌博家”去了。

顺子现在这点房产，是他在十几年前一点点盘下来的，那时他还在贩菜，每天早上三点爬起来，蹬着三轮出城，到菜地把新鲜蔬菜低价买回来，然后在尚艺路加价卖出去。眼看家里那栋小洋楼，被他大哥、二哥败葬掉了，他就多了个心眼，早早动手，用倒腾蔬菜的钱，给自己置了这点房产。这房是个小二层，当时很便宜，没有门面，四周都被别的楼房挡着。他一直也想加一两层，可别人先盖上去，那空间就成人家的了，你再动，不是遮了别人的窗户，就是挡了别人的阳台，都难说话得很。他也没时间跟人闹腾，加之钱也不凑手，就先放下了。

现在楼上住着两个女子，一个是女儿菊花，一个是二女儿韩梅。大女儿是他和第一个老婆生的，二女儿韩梅是随着第二个老婆带过来的。韩梅前年考上商洛学院，除了放寒暑假，基本不回来。楼上其实就住着菊花一个人。菊花快三十岁了，一直嫁不出去，一来人也长得丑些，随了他的相貌，脸上到处都显得有些扁平，菊花也花钱修理过几次，可到底还是底板弱了些，加之钱少，只能是小修小补，尖额头咋都拉不宽展，短下巴也抻不长，那钱也就越看越花得有些冤枉了。二来菊花脾气万怪，谁也摸不透，前几年还能与人相处，这几年连他这个亲生父亲也处不到一块儿了，动不动就摔东西，就骂人，连亲爹都不当一回事了，还有谁能说得下呢。跟蔡素芬结婚的事，他是提前给菊花打了招呼的，那天，菊花跟他要钱，说是要买手机，他本来不想给，手机好好的，偏说现在流行苹果了，她这个老款的，已经拿不出手了。他本来想说她几句，可毕竟有事要求着女儿，就咬着牙，给了她几千块，并顺便把蔡素芬的事，半遮半掩地说了一下。他见菊花眼睛一愣，凶了一句：“你没病吧。”噎得他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好在菊花还有后边一串话：

“你哪怕再娶十个，跟我有啥关系，你只要养得活。”说完就再没跟他搭过腔。这边素芬又催得紧，他就稀里糊涂把人接回来了。没想到，一接回来，这锅就炸了，昨晚闹腾半夜，今天还不知又闹出了啥新花样，弄得他把三轮蹬到门口，连腿都软得有些下不来了。

顺子轻轻推开门，见满院子都是从楼上扔下来砸碎了的花盆、碗碟和瓶瓶罐罐，连菊花最喜欢的光屁股大卫石膏像，都摔成了八瓣，那段没有遮住的下体，端直飞在了一蓬也被砸损了口面的仙人掌花盆里。

顺子一进院子，就听见蔡素芬在哭。他一眼看见院子中间摔碎了一个瓷碗，两个荷包蛋，还有几截泡涨的麻花飞溅得到处都是。他先看了看楼上，好像已经没啥动静了，菊花的房门关着。说实话，这个世界上，现在他最害怕的就是女儿了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已经不记得了，反正是越来越害怕，有时一听到楼上摔东西，他的头发就直往起竖，好在在在家的的时候极少，一年四季，不分昼夜地跟舞台打了交道，家，反倒成了旅馆。女儿菊花，倒更像是开旅馆的老板娘。

他轻轻推开门，见蔡素芬正趴在床上抽搐，走近一看，半个枕头都是湿的。那条狗卧在墙角，仍独自舔着它的那只断腿，见顺子回来，才一瘸一拐地跑过来，前后跟着乱蹿起来。

“咋了？”顺子问。

素芬仍只是哭，不搭话。

顺子坐了下来，用手扳了扳素芬的身子，素芬就哭得越发伤心了。

“咋了吗？”

“你问你女儿咋了。”

顺子就不好再说话了，他也不知道菊花又干出了啥事，肯定是和那碗摔碎的荷包蛋有关，并且一定很过分，要不然，素芬也不会气成这样。在接素芬回来以前，他是专门跟素芬交代过的，说女儿大了，蹲在家里，找不下婆家，有些心烦，要她别计较。素芬是满口答应了的，说